

【论 文】

来函两封

《益世报》1939年5月15日《边疆周刊》第21期

一、

编者先生：

近来有人大倡苗夷汉同源论，我是苗族之一，我对此问题不赞成也不反对。不过据我观察所得，今日要团结苗夷共赴国难，并无须学究们来大唱特唱同源；我们不必忌讳，苗夷历史虽无专书记载，但苗夷自己绝不承认是与汉族同源的。同源不同源，夷苗族不管，只希望政府当局能以实际的平等权利。

即颂撰安。

鲁格夫尔启
四月二十九日

二、

值此全面抗战之时，宣传固应以认清国家、提高民族意识为主，然负责宣传的人们不甚注意及“民族”之宣传。凡有关国内民族团结之言论应慎重从事，不能随便抬出来乱喊一阵。近来很多的书刊言论及要人名流演讲都说：“我们是黄帝子孙”。有些人家门对上也写着是：“黄帝子孙不当汉奸”。表面上似乎不错，详细考虑一下实在大不对。因为一如此宣传，即表明抗战目的不是为国，乃是为汉族；所谓建国亦是建汉族之国。使蒙，藏，回，夷苗同胞听了必然反对，他们也不会盲目的跟汉人乱喊的，认黄帝为祖宗的。所以要想团结各民族一致对日，对变相的大汉族主义之宣传须绝对禁止，以免引起民族间之摩擦，予敌人以分化之口实。

编者先生，在所谓“国族”口号之下面又大倡“黄帝子系”政策，我不知我等非黄帝子孙是否应该再出力出钱？请你将我这点意思登载贵报，我不要什么稿费，只希望能登出！

蛮夷之民三苗子孙鲁格夫尔启。
四月三十日。

编者按：我们对于鲁格夫尔先生的来函，非常表示同情。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我们，是全国人民共同受到的压迫，我们的抗战是全国人民共同求生存的奋斗。我们的团结的基础建筑在“团结则生，不团结则死”的必然的趋势上，是建筑在同仇敌忾的一致的情绪上，而不建筑于一个种族上，更不建筑于一个祖先上。汉和苗倘使同源，固然很好，就使不同源，彼此团结的情绪也不会发生一点的影响。而且同源不同源，自有人种学家去研究，他们研究的方法只要是科学的，那么他们研究出来的结果，我们便不容不相信；但这只是历史上的问题，我们管也可以，不管也不妨。

至于说“我们是黄帝子孙”，又说“是黄帝子孙不当汉奸”，这原是汉人对汉人说的话，而不是对全国人民说的话。这种话固然不谨慎，但也可以原谅，因为在这极度兴奋的时势之下，很容易“急不择言”，不加上详密的思考，我们总希望从此以后，这种话大家竭力少说，免得引起不必要的误会，我们在此提议，“汉奸”一名应改称为“内奸”，因为溥仪和德王们都是中华民国的好人，而不是汉人的奸。

说到汉人是黄帝的子系而苗人是三苗的子系，实在都是上了古人的当。本月五日的《益世报·星期论评》上有马毅先生的一篇《坚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信念》。上面很清楚的说明，苗人



的本名是髦，宋以后人无识，也许因为这一个字难写，改称为苗，想不到这一字之变竟迷了数十世的人，以为苗人就是和黄帝打仗的蚩尤的子系了。其实黄帝乃是古人传说中的上帝之一，并无其人，三苗照《尚书》的记载来说，他们早已迁到甘肃去了，根本就没有黄帝和蚩尤打仗的事实，更没有“三苗子孙”留在西南的事。所以汉人自称为“黄帝子孙”固应改正，而鲁格夫尔先生自称“三苗子孙”实在也有改正的必要。每一个种族总好抬出历史上的一个有名的人来做他们的祖先，这原是古人的习惯，我们生在今日就尽可不必这样了！

又来信上说“只希望致政府当局能给以实际的平等权利”。这句话我们不明白是什么意思，难道我们今日政府当局还有对于苗夷之民不给以平等权利的吗？如果确有这种情形，请鲁格夫尔先生详细写告，我们当建议政府，努力除掉这全民团结抗战的妨碍！

（颉刚）

【论 文】

续论“中华民族是一个” 答费孝通先生（续）

《益世报》1939年5月29日《边疆周刊》第23期

顾颉刚

孝通学兄：

为了编写学校讲义太忙，答复你的信一搁就搁了两星期，累得你和读报者盼望，歉甚歉甚。现在就继续写下：

在上一次信里，我说明了我所以有这主张的原因。我就中国目下的社会与环境的迫切需要上着想，我不忍不这样说。可是这是一个大问题，必须有许多具备专门知识而又有爱国情绪的学者共同出来讨论，方可奠定我们立国的基础。谢谢你肯来和我打这笔墨官司，居然激起了许多人的注意，一个月来讨论文章收到不少，这真是我们最欣幸的一件事！

来函共分六节，第一节是“名词的意义和作用”。我在上次复信里已论明了“中国本部”和“五大民族”等名词并不和客观的事实相符合而各有它的分化的作用。现在继续答复来函中第二节“民族是指什么？”

来函论，“在普通政治学的教本上就很明白的说明：在一个政府统治之下的一辈人民所引成的一个团体是 state，通常译作国家。nation 和 state 相对立，指语言，文化及体质（血统）上相同的一辈人民。nation 通常译作民族”。这几句话我认为颇有商量的余地。state 固然一定译作国家，但 nation 有时也该译作国家，例如 Nationalism 可译为民族主义，也可译为国家主义；Internationalism 则译作国际主义，League of Nation 则译作国际联盟，所以它和 state 是一样的含有政治意义。这二字的分别，state 是指一个政治的组织，nation 是指一群有组织的人民。犹记九一八后，日本人在国联中扬言中国不成立其 nationhood，所以中国不是一个近代有组织的国家。这话固然污蔑我们到了极点，但他们用的 nationhood 这个字的意义却没有错。所以许多委任统治的国家，国联认为未曾达到一个 nationhood，即不许其入会。Nation 岂是只限于“语言，文化及体质上相同的一辈人民”，而和 state 有截然不同的分野！所以我们可以说，nation 不是人类学上的一个名词而是国际法上的一个术语。即以英美两国为例，我们只能把这两国合起来说 Anglo-Saxon Nations，却不能把他们合为一个 nation 而说 The Anglo-Saxon Nation。然而英国人和大部分的美国人在“语言，文化及体质上”何尝不是“相同的一辈人民”！